

國學基本叢書
行水金鑑

一



書叢本基學國

鑑 金 水 行

(一)

錄輯洪澤傳

行發經書印務商

序

四瀆古運河也。沿江達淮。亂河浮濟。禹貢具載之矣。而今之運河。則自元明始。然元創之而不用。明用之以轉運。荆揚徐兗豫諸州數十百萬之糧。貢於京師。迄於今三百餘年。守之如故。不猶之乎古之江淮河濟哉。然是運河也。亦未始不以四瀆之通塞爲利害。蓋江出泂山。淮出桐柏。河出崑崙墟。濟出王屋。若不辨析其源流。而治之得其法。安能蕩滌垢濁。通百川赴卑注海。帖然無事哉。然則四瀆治。運河亦治。相因之勢也。夫治之亦甚難矣。黃水湍悍。爲中州病。淮水停蓄。爲高堰危。黃強淮弱。爲清口梗。山左泉源涸。水匱竭。濟汶諸水俱不足以濟運。而運河淺阻。治之誠難。惟江漢朝宗。猶存禹迹矣。夫禹之治水。疏濬決排。以去民之患。而今也。無日不以壘隄爲事。亦無日不以提決爲虞。迨一旦有事。耗官家百萬金錢。若填巨海。而治之仍不得其法。今日決於此。明日復決於彼。且今年決。明年又決。勞民傷財。無已時。何哉。隄日高。河身日因之以俱高。疏濬決排之不講也。僕本固陋。謬爲水官。嘗寒暑風雨於泥淖舂鍤間者二十餘年。但因人成事。無所建立。深自愧悔。用是積數年心力。目眇手披。漁經獵史。遠稽勝國之實錄。近述世祖聖祖兩朝之訓旨。參以衆說。附之管窺。纂輯成書。凡四瀆運河興廢之由。及疏築塞防一切事宜之得失緩急。犁然悉備。匪曰學前人之故步。卽能萬無一失也。夫運道有迹之可尋。

而通變則本乎時勢。黃淮當因地制宜。而修防則不離夫古法。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。吾願司水政者。三復斯編。雍正三年冬十月朔。閩山傅澤洪題於淮揚官署之鑄錯草堂。

行水金鑑略例

江淮河濟爲四瀆。見風俗通。瀆者獨也。各獨出其所而入海。見釋名。自漢王莽末。濟水入河。元時河水入淮。則三瀆并爲一瀆。以入海矣。而江則依然如故也。爰自禹貢以及史書。遐稽近考。四瀆分合之故。瞭如指掌。

江入海在揚州。淮在徐州。河在兗州。濟在青州。今江淮之入海也。尙與禹貢同。而黃河旣亂。濟又奪淮。並在徐州入海矣。漢水以入江而入海。故不得以瀆名。而河濟猶稱爲瀆。若與字義不合。

中國川原以百數。莫著於四瀆。而河爲宗。見前漢書。河曰河宗。四瀆之所宗也。見雄天子傳。故先紀河。河奪淮。

間入於海。河強而淮弱。故淮次之。濟入河。與河相亂。不若淮之顯然流見也。故濟在江後。江固爲江。漢亦爲江也。江漢體勢均敵。二水合流。所以如此其大。不以漢附江而泯其入海之實。故於漢於江並言。

入海。而同爲瀆也。見尙書纂言。江爲南條水之宗。河爲北條水之宗。語云。日月經天。江河行地。其殆並行而

不相悖者乎。故不得以次言之。若今之運河。後之人矯揉造作而爲之。非若四瀆之發源注海也。故以此終焉。

漕運自古有之。禹貢於各州下皆有達河之路。達於河。卽達於京師也。漢漕仰於山東。唐漕仰於江淮。

皆有運道。宋都汴梁轉運便易。元都北平。始終海運。至元中開會通河。歲運不過數十萬石。迨明永樂後。東南漕運至京。至於今不廢。是錄所述運河。防於禹貢。迄於皇朝。其於古也不嫌其略。於今也務得其詳。

黃運兩河。自康熙二十三年以前。敝敗已極。是年冬。聖祖南巡。親臨河工。指授方略。首疏海口。以導黃注海。次關清口。閉六壩。築高堰。以障淮敵黃。改新舊中河。浚淮揚裏河。開人字。芒稻。涇澗等河。國計民生。均得利賴。諸凡河湖隄岸。閘壩。應修應築。審慮周詳。盡善盡美。兩河底績。永慶安瀾。誠足上邁神禹。下垂萬禩者矣。謹自隨山刊木之年。迄於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七日上諭而止。始之以禹貢。終之以聖訓。上下千古。並傳不朽矣。

禹貢一篇。蓋言禹之治水。其本末先後之序。無不詳備。故古今言治水者。必以神禹爲宗。導水九條。皆治蹟也。茲不錄。其始終四水。而獨錄江淮河濟者。以濟運故耳。

水經所載之水。必表著其出某郡。過某縣。逕某山。某水注之。某水出焉。會某水。過某方。與某水合。入於某處。有源有委。脈絡井然。間有疎闊。酈道元又從而補注之。班氏地理志所不及也。故昔人謂此書爲禹貢之忠臣。班志之畏友。洵不誣矣。茲以水經亞於禹貢。酈注附焉。自周秦以至漢魏。參互考索。庶觀者有所依據云。

史記河渠書、漢書溝洫志、以及兩漢、魏、晉、六朝、南北史、帝紀、臣傳、皆摘錄之。新舊唐書、五代史、並不志河渠。然紀傳所有、悉皆登載。宋史備矣。金、元亦稱詳贍。河渠志之外、如紀、傳、五行、百官諸志、擡拾靡遺。諸凡載籍中、有關河務者、亦悉登載。

明自洪武開國、至崇禎之末、河事頗多。今據實錄、會典、明史稿、以及直省通志、府州縣志、南河全考、北河續記、通漕類編等書、旁及傳記、碑版、稗官小說、猶恐未盡搜羅、竊滋愧矣。

禹貢導水皆入河海。孟子言疏、濬、決、排、注、江、注、海。又曰、禹掘地而注之海。又曰、水由地中行。江、淮、河、漢是也。朱子言禹治水、乃是自下而上了。又自上而下。又曰、禹治水、先就土低處用工。又曰、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。若下面之水盡殺、則上面之水漸淺、方可下手。我聖祖治河、先拆攔黃壩、疏通海口、然後從上面施功。上諭有云、黃河底高灣多、以至各處受險。又云、朕欲將黃河各險工、頂溜灣處開直、使水直行刷沙。若黃河刷深一尺、則各河水少一尺。深一丈、則各水淺一丈。如此刷去、則水由地中行。各壩亦可不用。不但運河無漫溢之虞、而下河淹沒之患、自可永除矣。煌煌天語、直接列聖心傳、大知獨斷、功垂萬世。治河者、惟奉之以爲金鑑而已。

勝國治河名臣、若宋、尙書陳平、江、其精神專注、多在運河。若劉莊、襄、潘、宮、保、萬、少司馬、兩河俱有成績。莊襄之論、莫不切於水。詳於治。大略於河原、其端焉。於淮、達其委焉。於治河、察其趨焉。於防河、審其向

焉。於諸泉輯其出焉。於諸河理其入焉。於諸湖權其蓄焉。於諸閘酌其積焉。其歷久可行者。尤善於六柳之法焉。潘宮保以爲通漕於河。則治河卽以治漕。會河於漕。則治淮卽以治河。合河淮而同入於海。則治河淮卽以治海。凡四任總河。惟以築隄束水。借水攻沙。爲萬全第一義。萬少司馬嘗言。胸有全河。而後可治河。如頭年下埽。爲次年之防。一年積料。爲兩年之用。以舟牽舟。以運濟運。以少淺治多淺。以下水束上水。三閘四隄。五夫八埽。十五治水之器。諸法俱堪不朽。迨我皇朝。唯靳文襄。張文端二公之行水也。可謂不媿前人矣。文襄經理河工。八疏言言碩畫。文端甫下車。首陳三事。切中肯綮。聖祖皆從之。河乃大治。然二公之功。獨於中河最鉅。張清恪公在濟寧。最有功於開河。其啓閉之法。精密無比。劉莊襄有問水集。潘宮保有河防一覽。萬少司馬有治水筌蹄。文襄文端皆有治河書。清恪有居濟一得。茲錄登載。頗詳。

河工告成之後。二十餘年。安瀾無事。壬寅間。覃懷黃沁。水不順軌。屢築屢決。迨我皇上。龍飛御極之歲。河伯效靈。功成彈指。然猶彌厪聖懷。勤求善後。特遣大臣總理一方。開封沿河。又設上下兩丞。分驛贊治。一應工程。俱動正項錢糧。不勞民力。中州八郡之羣黎百姓。無不感頌皇仁。諸凡事宜。當撫拾檔案。另爲一集。用昭近績云。

賁賦出於農田。江浙五府輸將。何啻半天下。其間太湖吞納百川。震澤在在汪洋。受水之利。亦未嘗不

受水之害。若江、漢、鄱陽、洞庭。隄防應修應築。急宜講求。此皆東南水利。至於西北。河渠溝洫。廢弛已久。史漢所紀。西門豹、史起、鄭國、兒寬、白公、李冰之徒。競言水利者。如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酒泉。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。而關中輔渠、靈輅引諸水。汝南、九江引淮。東海引鉅定。太山下引汶水。蜀鑿離峯。皆溉田無算。何不尋求其故蹟。仿而行之。俾轉運之繁苦。不獨累在東南。此亦萬萬年之計也。編集水利約若干卷。容當續刻。庶爲水政之完書。

黃

河

圖

行水金鑑 黃河圖













